

中国体育史 参考资料

— 第二輯 —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

第二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运动技术委员会編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7•

统一书号：7015·521

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

第二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运动技术委员会编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体育编著

(北京市審判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9號)

冶金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850×1168 1/32 97千字 印張 4 8
32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 价 [10] 0.65 元

责任编辑：曉 馬 封面設計：喜 林

目 录

第一部分：

- 試考我国隋唐以前的馬球 唐 豪 (1)
我国古代捶丸运动 范 生 (10)
我国古代某些球类运动 范 生 (20)
我国古代球类运动資料解題 范 生 (35)
我国古代球类运动資料汇輯 (51)
丸 經 (64)

第二部分：

- 中国与远东运动会 董守义 (81)
附录：远东体育协会章程 (89)
我国近代体育書刊部分索引 曾錦貴 (92)

第一部份

試考我国隋唐以前的馬球

唐 豪

过去研究古代馬球史的人虽然不少，但他們从来没有談到我国隋唐以前早有馬球。其中还有些人認為古代馬球起源于波斯，从而对于它的傳佈作出了一系列的推定。

其实，我国古代馬球竞赛，早在詩人曹植所作的乐府中已經提到。它究竟起源于何处？是从什么球类运动發展而来？都是古代体育史上的新問題。現在初步作了一些考證，提出我个人的看法，請教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史和体育史的同志們。

一、我國古代馬球的名称

我國古代馬球竞赛的名称，文献上多数称为“击毬”；也有称为“打毬”或“击鞠”的。此外，有少数文献上称为“騎鞠”和“馬上抨丸”。这些名称出現的先后：“击鞠”始于魏，“打毬”始于梁，“击毬”始于唐，“騎鞠”始于金。馬球絕迹于我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因此我認為“馬上抨丸”只是清代胡敬考証明“宣宗行乐圖”的新撰名称，实际上在明朝文献里仍旧称为“击毬”和“打毬”①。



至于“騎鞠”这个名称，不但可以包括馬球、以及从馬球發展而来的“驢鞠”^②和驃上打毬，还可以區別于从馬球發展而来的“步打”。

“步打”最早見于以詩記事的王建宮詞^③，據傳到日本去而被繪成的一幅“打毬樂”圖為証，它是一种步而不騎、用杖打的球类运动^④。尽管日本文献上称它为“打毬”，而实际上却是“步打”。

我国古代曾經有一些人称馬球为“蹴鞠”，或称兒童“蹴鞠”为“击毬”。分析它的原因，不區別名实而言者有之，指其来源而言者有之。

不區別名实而言的，宋朝沈括指出一个例子：“唐薛嵩（薛仁貴孙）好蹴鞠，劉綱勸止之曰：‘为乐甚众，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欢’。此亦击毬，唐書誤述为蹴鞠”^⑤。劉綱寫給薛嵩的原信，保存在宋王讌的著作里：“永泰中，苏門山人劉綱于鄴下上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为乐之方甚众，何茲至危，以邀頃刻之欢耶’”^⑥。另一个例子，明明是兒童的足球游戏，却把它称作“击毬”。兒世說：“文潞公（彥博）幼与群兒击毬，毬蹴入柱穴中，公以水灌之，毬即浮出”^⑦。如果原文沒有“蹴”字，就不可能理解“击”字的含义为踢。其实，能浮出的球就是足球竞赛用的“气毬”。

近代主張馬球起源于波斯的人，改称我国唐代馬球竞赛为“波罗毬戏”。“唐代文化史研究”作者罗香林說：“波罗毬之戏，在波斯原名为 Gui，唐人易之为毬，讀‘渠幽切’，与波斯之 Gui 其音至近，疑即 Gui 之对音”。因此他設想：“波罗毬發源于波斯，其后西傳君士坦丁堡，东傳土耳其斯坦，由土耳其斯坦复傳中国西藏、印度諸地”^⑧。

罗氏又得出另一結論：“隋唐以前，中国虽早有蹴鞠之戏，

然皆以步打足踢为主，与波罗毬戏以騎馬杖击者截然不同。惟前代学者每附会为一，此盖由望文生义未尝深考二戏之由来与技术所致”⑨。

罗氏不知某些古人用“蹴鞠”这一名称是指馬球的起源而言，不加区别地用“望文生义未尝深考二戏之由来与技术”等語指古人把足球和馬球“附会为一”，也許他沒有詳細分析唐朝蔡孚的詩篇和沒有見到梁朝宗懔的著作和三国时代曹植的乐府。

罗氏以足踢这一特征区别我国古代的足球和馬球是对的，以步打区别我国古代的足球和馬球就成为問題。如果以步打、足踢作为同义語来使用也不适当，因为“步打”是一种步而不騎用杖打球的專称。

二、我國古代馬球的起源

罗氏主張波罗毬發源于波斯，我国的馬球“則为隋唐之际新自西域所傳入者”。他考証說：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所云：‘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習，会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群蕃街里打毬，欲令朕見，此蕃疑朕愛此，聘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誠’。是其例也。”

又以前各書似不見毬子，凡球类之物皆以球（？）或鞠称之，無称毬者。以此益知打毬之戏为隋唐之际新受西域影响而起者”⑩。

罗氏引文中的太宗，即公元627—649年唐王朝第二代皇帝李世民。

郝更生在中国体育概論中也認為古代馬球是波斯傳佈到各处的。他說。

“900年前波斯一位作家說，約在公元600年左右，和波斯

薩珊王朝末代皇帝考斯勞·派維茲結婚的一個基督教女子喜琳，聯合了朝廷許多妇女和她配合，同‘夏’的馬球队作一場对抗竞赛。

在这个时候，馬球經過波斯傳到土耳其斯坦和西藏，于是在中国普遍流行起来”^⑪。

郝氏又說：

“唐玄宗即唐明皇（713—756）时代，中国的‘蹴鞠’变成了一种外国化的馬球而騎在馬上用球杖运动”^⑫。

依照罗郝二人的論証，我国古代馬球發源于波斯轉輾傳到我国的說法，好像是有所根据的，然而我国更古的文献却有力地否定了此說。

曹植在“名都篇”中描写他所見的京洛少年，穿着鮮丽的服装，佩着宝劍，挾着雕弓，每天一清早就到东郊去斗鷄；然后“走馬長楸間”（种着楸树的大道），“長驅上南山”打猎。回来之后“列坐長宴”，飲宴以后又去“連騎击鞠壤”，直到“白日西南馳”才停止。詩中还形容他們連騎击鞠的技术，达到了“巧捷惟万端”那样熟練^⑬。曹植这首乐府，成为我国古代馬球的一首史詩。

曹植生于公元192年，死于公元232年。当他生前一年，汉献帝刘协被董卓劫往長安，洛陽宮室尽付一炬。

据“陈思王年譜”，曹植曾赴京朝見過兩次，第一次在他三十一、二岁时（222—223），第二次在他四十、四十一岁时（231—232）^⑭。第二次冬往春行，不到几个月就病死，所以我推定“名都篇”是公元222年或223年的作品。这首史詩的第一句“京洛出少年”告訴我們，他描写的是經過多年重建的洛陽，在公元220年曹丕代汉以后成为首都的貴族少年。

魏志陈思王傳：“景初中（237—239），撰录植前后所著賦、

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副藏內外”^⑯。公元298年晉王軻任東吳名士陸機為身躋秘閣的著作郎，他引用“名都篇”中“連騎擊（鞠）壤”這一句寫入他所作的“鞠歌行”詩序里^⑰，証明了今傳宋本曹集“連翩擊鞠壤”之句被改一字。但后改的“翩”字仍舊沒有失掉“連騎”的原意，對照曹植所作“白馬篇”中“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⑱兩句就顯出兩者是同義語。詩中“壤”字指“击壤”。击壤為我國古代一種投擲運動，據《藝經記載》它的運動方法：“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濶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击壤是步而不騎持一壤擊一壤的競賽，馬球是騎而不步各持一杖共擊一球的競賽，曹植用壤擊來形容杖擊，詩之用典，可謂自古已然。

沿流溯源一查古文献中的“毛丸”，可以考出更古的馬球競賽。日本古籍“倭名類聚抄”打毬引“唐韻云：毛丸，打者也”^⑲。“唐韻”本隋朝的“切音”編成，“切音”本晉朝六家的韻書編成，“毛丸”見“太平御覽”引“風俗通”。“風俗通”為后漢中平六年（189）太山太守應劭所作^⑳，証明我國馬球競賽早在后漢桓靈之間（147—189）已經流行。

唐代的詩人蔡孚，他所見到的東晉以前旧籍比我們為更多，他在“打毬篇”中用的典，采自三國、后漢旧籍涉及馬球的有几處，現在把“打毬篇”節錄于下，以証我說。

“德陽宮北苑東頭，云作高台月作樓。金鎖玉鑾千金地，寶杖珊瑚七寶毬。……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鬃錦鬢風綠驥，黃絡青絲電紫驥，奔星亂下花場里，初月飛來画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足滿先籌。薄暮漢宮愜樂罢，還归堯室曉垂旒”^㉑。

詩中“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兩句，前句借用

子桓典論，后句出名都篇，表示手中拿着球杖从种着楸树的道路上走馬去“击鞠”。詩中所写“德陽宮北苑东头”的馬球場和竞赛到“薄暮汉宮愉悦罢”，当有所本。德陽宮是后汉首都洛陽的宮殿，这个旁証也說明我国馬球竞赛早在后汉已經出現。

蔡孚亲自看了馬球竞赛以后，才运用古文献作典写成这首七言九韻的長詩，唐代足球竞赛为智識分子普遍爱好的运动，决不会像罗香林所說那样：“望文生义未尝深考二戏之由来与技术，附会为一”。特別是蔡孚，在他詩序中所說“打毬者往之蹴鞠古戏也”^②，是指我国古代馬球的起源而言。

“名都篇”原文作“連騎击鞠壤”，被“鞠歌行序”所証明；后改的“連翩”和“連騎”同义，被“白馬篇”所証明。这一系列的佐証，說明我国古代馬球竞赛，早被詩人曹植記載在公元222—223年間所作的詩篇里，而且在他之前已經有这一球类运动。

最近出版的“苏联体育史”，記載四世紀时阿尔明尼亞和波斯举行的一場馬球竞赛，它的时间較我国为后：

“在四世紀时阿尔明尼亞納哈拉尔（当时阿尔明尼亞封建貴族中最高阶層中的人）的阿尔次魯尼和波斯王沙布賀就曾进行过馬球比賽”^②。

較我国为后的波斯馬球竞赛，究竟起源于何处呢？要說明这个問題，有进一步考証的必要。

“公元前330年，波斯王国为希臘征服而土崩瓦解”^②。亡国556年的波斯，“在阿尔达希领导下，于公元226年摆脫安息人的控制，恢复了独立，并征服整个安息地方，建立了薩珊朝波斯国家。薩珊朝波斯代替了安息，成为西亚的最大势力”^②。安息被波斯人征服以前，东来傳譯佛經的安清、安玄等，他們来到我国之后，“通習汉文”，就用“安”字为姓^②。“名都篇”作于薩珊王朝波斯建国之前，位于西亚的波斯，以安息人为媒介或者

直接吸收我国的馬球后更有所發展，这些历史事实是有力的證明。

波斯称馬球競賽为“Chaugan”^④，不称为“Polo”；競賽用的球，波斯称为“Gui”，显然是“鞠杆”和“鞠”的对音，由此可見，馬球起源于我国，并不發源于波斯，有多方面的証据。

我国到汉代还用平头戈作为軍中兵器，它橫出的“枝”作初月狀。当时練兵的將軍們檢閱了足球競賽以后，在球場上未走的衛士們用平头戈撥弄尙未收拾起来的“鞠”作游戏，这可能就是我国“連騎击鞠”的萌芽，之后才逐渐形成为正式的馬球競賽。当时称呼的“鞠杆”可能是依照平头戈的形式所創造，唐代詩人，雅称之为“月杖”^⑤，后来就成为含有画意一般的成語。蔡孚認為我国古代馬球从足球發展而来，他的看法我以为是对的。

从足球發展而来的我国三国以前的馬球，用糾結的“毛丸”作競賽，也为藏族譯馬球为“Polo”找到一个线索。

“Polo”这一語源出于藏族，倫敦“西來服务有限公司”出版的“Polo”一書作者告訴了我們：“馬球競賽的名称，其来源出于藏語“Polo”或“Pulu”，它的意义說明球的輕巧性”。並且說明球之所以輕巧，“系用柔軟植物（柳）的纖維組成”（近代这样做）^⑥。資料的来源，無疑是殖民主义者侵入我国西藏时期調查所得。

在我国古文献上，藏語“Polo”或“Pulu”的汉文对音为“氆氇”它泛指“吐蕃織絨”等而言^⑦。由此可見，古代藏族把馬球譯为“Polo”或“Pulu”是和“毛丸”有关系的。

我国古代馬球，由后汉沿傳到魏，由魏沿傳到晋，由晋沿傳到梁，五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服官于梁朝的宗懔，把“击鞠”改称的“打毬”写在他的著作里^⑧。毬字是根据早已存在的“毛丸”創造出来的，左旁从“毛”的来历在此。馬球競賽利用球

“招来”击，利用杖“索取”击，“招来”和“索取”都是求字的含义，右旁从“求”的来历在此。罗氏的看法，以为“毬”字譯自波斯的“*Gui*”；我的看法，以为波斯的“*Gui*”譯自我国的“鞠”，对比我国和波斯有关馬球的文献記載孰先孰后就能判断出来。

我国語言学家罗常培和傅懋勤，最近調查了國內少数民族語言文字的概况。調查報告里說：“藏族分佈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現存文献有从九世紀起的文字記載，以及早期的文学作品和佛經。現在藏文在西藏、西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族居住地区通用”^①。我国三国时代，曹魏的疆域占有后汉的司隶、冀、并、豫、衮、青、徐、幽、凉九州全土与揚、荆二州江北的一部。凉州即今之甘肃，西北錯入蒙古、新疆、青海之間。青海的南部与四川、西藏相接。

依上考証，我覺得古代馬球很可能起源于我国。如果这个推定不錯，那么，它一方面流傳到波斯，一方面流傳到汉藏两个兄弟民族杂居的凉州（甘肃），然后由凉州的藏族流傳到青海，由青海藏族流傳到西藏。

参考文献：

①魏曹植：“曹子建集”；梁宗懔：“荆楚岁时記”；后晋刘昫等修：“唐書”；元脫脫等修：“金史”；清胡敬：“書画考”；清陈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等等三十六种旧籍。

②后晋刘昫等修：“旧唐書”敬宗紀。

③“全唐詩录”卷56。

④小高吉三郎：“日本的游戏”，頁 397。

⑤宋沈括：“夢溪筆談”，卷 18。

⑥宋王讘：“唐語林”，卷 5。

⑦“古今圖書集成”艺术典卷 802 蹤鞠部。

⑧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頁 137, 140。

- ⑨、同 ⑧，頁 127。
- ⑩、同 ⑧。球字的問號是我加的。
- ⑪ 郝更生：“中國體育概論”，頁 22。
- ⑫ 同 ⑪。
- ⑬ 魏曹植：“曹子建集”，卷 5。
- ⑭ 清丁晏：“陳思王年譜”，曹集銓評附录。
- ⑮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
- ⑯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 33。姜亮夫：“陸平原年譜”。
- ⑰ 魏曹植：“曹子建集”，卷 5。
- ⑱ 小高吉三郎：“日本的游戏”，頁 396。
- ⑲ 宋范曄：“後漢書”，應奉傳。
- ⑳ 唐蔡孚：“打毬篇”，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 802 蹴鞠部。
- ㉑ 同 ㉐。
- ㉒ C.Д.辛尼岑主編：“蘇聯體育史”，趙息黃等譯本，頁 9。
- ㉓ 米舒林：“古代世界史”，王易今譯本，頁 69。
- ㉔ 陳摶：“安息、波斯和羅馬的鬥爭具體情況”，1956 年歷史教學
11 期，頁 56。
- ㉕ 陳竺同：“兩漢和西域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頁 27。
- ㉖ Kimberley (Editor)：“Polo”，P. 17。
- ㉗ 唐閻寬：“溫湯御毬賦”，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 802 蹴鞠部。
- ㉘ 同 ㉖。
- ㉙ 明梅膺祚：“字彙”，康熙字典毛部引。
- ㉚ 梁宗棟：“荆楚歲時記”。
- ㉛ 羅常培、傅懋勤：“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概況”，1954 年中國
語文 3 月號。

我国古代捶丸运动

范 生

世界体育史綱作者說：高尔夫球“發源于苏格蘭，在1457年因時起糾紛，曾一度為國會所禁止”①。

苏格蘭的高尔夫球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作者沒有提到，但在第四編中則說，元朝（1280）以前，“中国此時亦有类似‘Golf’球”的“捶丸”②。可是作者沒有考証，下世界史上有关的纔索，輕率地論斷高尔夫球“發源于苏格蘭”。

据古文献記載，早在公元1101年到1125年間，我国已經有这种运动。金元时代以“宁志齋”为室名的老人，他著作的“丸經”把过去的和当时的捶丸方式和竞赛規則以及历史写了下来，成为我国古代体育一項球类运动的史料。

捶丸和高尔夫球的內容是基本上相同的，捶丸的出現先于高尔夫球兩個世紀，这就証明捶丸是高尔夫球的祖型。它之傳入欧洲，历史上也有纔索可尋。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以后，不久就进兵南征，1215年夺取了金国的中都（今北京）③。成吉思汗死后，1234年金国全境被併入窩闊台統治的蒙古帝国④。宁志老人在“丸經”审时章中說：捶丸“不得其时，則荒廢政事”。当时統治金国的政事人員是誰呢？無疑是成吉思汗的和窩闊台的部下，他們吸收了这一球类运动。

1240年蒙古帝国征服斡罗斯以后，1241年1月就集合军队进取索列兒（波蘭）和馬札兒（匈牙利），不到四个月，蒙古大兵即已击败索列兒和馬札兒軍，侵入中欧。中欧被統治到1241年12月11日窩闊台死訊到来，由于王室間的政治矛盾，蒙古軍才班师回

国⑤。在 1249 年和 1254 年，法蘭西国王聖路易为了和蒙古結好，兩次派遣基督教修士前來見蒙古帝国攝政斡兀立海迷失和大汗蒙哥。第二次前来的修士，“在和林城中或在蒙哥汗处看見几个西方人”和一个“巴黎金器匠”⑥。1284年“英國征服威尔士后，苏格蘭繼續与英國作斗争，並与法國結成同盟”⑦。从上述国际关系来看，捶丸之傳入欧洲，給我們的暗示不是沒有线索的。否则，我国早已出現的捶丸竟和今日的高尔夫球基本相同，將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問題。

可能有人这样問，为什么高尔夫球不在欧洲大陆發展，而却在苏格蘭發展起来呢？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这一球类运动当时主要流行于統治阶级間，而各国的統治阶级爱好有所不同，可能欧洲其他国家的統治阶级不爱好这种运动，或者曾經有过爱好而文献失載，正如我国清王朝的統治阶级不爱好这种运动和明万历以后之史闕有間的情况一样。总而言之，捶丸运动是高尔夫球的前身，只要一比較內容就可以肯定，不可能說成是偶然的巧合。

捶丸这个名詞的含义，即是用棍打球。打球在唐代，分为騎打、步打兩种。兩者之間的区分，主要是步騎之分。我国的騎打在唐以前就有，而步打則到唐朝中叶才被記載，它之从騎打發展而来，后文將用具体資料証明。

有人以为步打就是我国古代足球⑧，那是錯誤的。搞錯的原因，可能受唐代的詩文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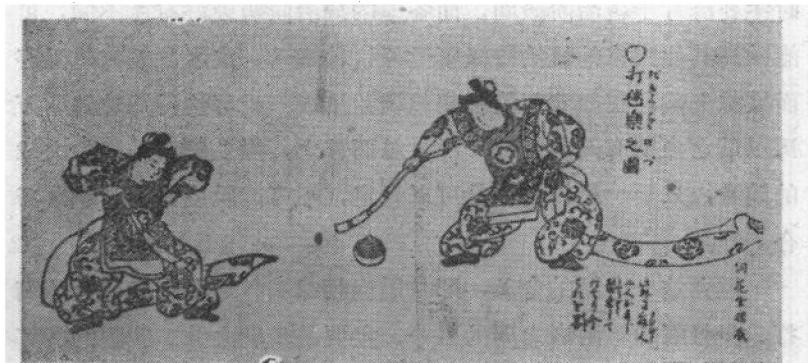
与唐代皮日休同时的归氏子弟，借足球竞赛作比，写了这样一首詩譏刺皮日休的被人攻击：“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燄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常在，惹掌招踢卒未休”⑨。我国古代足球在某种条件下之用拳打，虽然被这首詩所証明，但步打却根本不用拳打脚踢。加之其他文献籠統地称足球为“打毬、击毬”的也不

少，近人错認步打为足球，原因或即在此。

皮日休曾經参加过黃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自号“閒气布衣”
⑩，这一首反映当时甘心为統治阶级服务的文人們对皮日休攻击的嘲詩，也只能証明拳打脚踢的是足球，並不是步打。

要具体証明我国的步打从騎打發展而来，以及捶丸从宋以前的“步打”發展而来，只要把“中国体育史参考資料”一、二兩輯刊載的有关圖片以及它們出現的先后加以比較、綜合、分析就会明白。

我国傳到日本去的步打称为“打毬乐”下刊这幅圖片采自“骨董集”。



日本“打毬乐”圖。

唐代詩人王建在宮詞中描写的宮廷步打：“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棚先謝得頭籌”⑪。

“步打毬”就是宋人省去一毬字的“步打”，也就是日本古代省去一步字加上一乐字的“打毬乐”。唐代記載的“步打毬”，在公元898年以前就傳到日本⑫，这幅圖片証明“步打”是步而不騎、打用曲杖的球类运动，它也是宋初所称的“步击”⑬，为捶丸的前身。

从步打發展而来的捶丸，把步打的直接对抗竞赛改成间接对抗竞赛，並且使用多样化的球杖，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运动方式和竞赛規則。到公元 1282 年，宁志老人把它总结了起来，写在他所作的“丸經”里面。

宁志老人在他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說明捶丸有益于健康，特別对“塊坐鞅掌，肌膚固会而筋骸束焉”的智識分子可以“养其血脉，以暢四肢”^⑭。这位宁志老人，在他活到八十多岁还能致力于著述，正說明了这一球类运动的体育作用。

宁志老人不曾研究出捶丸是步打的轉化，把它說成起源于我国古代的“弄丸”。三十七年前的“中国体育史”作者早經指出：“弄丸之說始見于庄子，后世捶丸之残非其制也”^⑮。

宁志老人在“丸經”自序中說捶丸是“訓將練兵之一技”^⑯，这是指精神訓練而言，不是指身体訓練而言。实际上正如鴉片战争以前的周中孚所指出那样：“借此而为訓將練兵之一技，窃恐無能为役矣”^⑰。軍事体育要有一定的条件，例如驥上和驥上打毬，唐宋統治阶级对它的認識很清楚，仅仅观看“以为乐”。世界体育史綱作者据“丸經”自序之說，断称“宋末中国亦有类似高尔夫球者，即軍中之捶丸”这是毫不分析的說法。

明朝的周履靖跋“丸經”称：“予壯遊都邑間，好事者多尚捶丸”^⑱。明代的商品經濟頗為發展，国际貿易远及南洋群島各国以及印度和非洲。当时因商品經濟的發展，促进了城市生活的繁荣，这篇跋給我們留下了了解明代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狀況。

被宁志老人吸收在“丸經”各章里的捶丸运动資料，現在尽可能把它主要部分譯成較为能够讀得懂的文字，並加以必要的注釋和附記，以便与高尔夫球作比較研究。其中如有錯譯和脫漏，請讀者指出补正。